

我思我写

在学院派与媒介批评之间

□郑润良

前段时间,报刊媒体上有一阵关于“学院派批评”与“媒介批评”孰是孰非的争论。大意无非是媒介派指责学院派的评论太端架子、太八股,而学院派则认为媒介派的评论太肤浅、没价值。其实说到底,学院派批评与媒介批评有各自的存在空间和存在价值,而那些能够融合二者之长、有思想有见地、文字上又能深入浅出的评论,无疑是今日的作家和读者更为欢迎的。在我看来,北乔的评论基本上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并且卓有成效。

正如北乔在《后记:感性评论拥抱性感文学》中所言,所有的文学研究或批评或评论,其实无外乎两个方向,研析文学技术性的生成、思潮性趋势、在文学史中所起的作用及所处的位置。这一方向的力点打在作品是如何写成的,既是对特定作家写作行为的评判和研究,又试图影响和教育所有的作家。这是以理性的思维建构理论大厦,在做地道的学问,以作品的血肉之躯为起点,抵达纯理论的神性世界。另一个方向则是面向普通读者,与他们一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欣赏阅读旅程中的斑斓风景。这样的评论者更多的时候是普通读者的导游或伙伴,以阅读的方式参与对

文学的感性发现。前者无疑是学院派批评的常规路线,后者与媒介批评更接近。而北乔则凭着自己多年的创作与批评实践,为读者提供了独特的批评文本,即学理性分析与感性领悟交融的批评文本。

在全面总结、梳理武警部队作家的批评文集《贴着地面的飞翔》后,北乔将关注的目光转向更广阔的当代文坛实力派作家,曹文轩、张伟、刘震云、李洱、艾伟、贾平凹、苏童等人的长篇新作,残雪、叶广岑、陈希我、陈启文、迟子建、徐坤、毕飞宇、袁山山、刘永涛、刘醒龙、朱山坡、周瑄璞等军内外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无不纳入他的视野。

在评论军旅作家黄国荣的长篇小说《乡谣》时,北乔“心写小说散文,眼观作家作品”的双线长处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这篇评论首先将主人公汪二祥这个农民形象与“阿Q”、福贵(余华《活着》中的人物)这两个典型形象做对比,在乡土文学的形象谱系中梳理《乡谣》人物形象的独特性与审美价值,“汪二祥也是个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属于人们常说的弱势群体中的一员。命运多舛,黄连般的生活像一条蛇缠了他一生。父亲的去世,带来

家庭的没落;时政的变幻,让他沉沉浮浮;妻儿的失去,似一把把刀刺得他心痛;人情的冷漠,使他的生活空间总少不了冰霜……可以说,阿Q、福贵所遭受的天灾人祸,汪二祥无一幸免。这也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永恒话题。然而汪二祥毕竟不是阿Q或福贵,他的生活中有两条河,一条是苦难,一条是欢乐,它们相互撕咬、相互交融,呈时而此强彼弱时而彼强此弱的态势。这得归功于汪二祥不甘被苦难击败、善于在苦难中寻找发现欢乐的人生法则和生活策略。”同时,评论者还从乡土文学发展的总体图景出发,对《乡谣》的文学史意义作出这样的判断,“不错,在乡土文学历史脉络里,我们可以觅到此类的踪迹,但如此极端化而又韵味化处理的,好像没有,至少无出黄国荣之右者。基于此,即便不能说《乡谣》横空出世耀眼夺目,但在乡土文学中能够占有一席之地,是当下乡土文学的一大亮点,应当当之无愧。”这样的分析判断基于文学史的脉络与经典作品、典型形象的对比,富于学理性,能够给读者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

同时,根据自己丰富的创作经验及阅读经验,北乔往往能以婉转自如的方式将

读者导引到所评论作品的精妙之处,并对作品的艺术特质作出一语中的的判断。比如他认为张伟的《外省书》“该是内省书才对。我们应当自省、反省,听一听生命的回声,但我们必须知道这样做的准则和目的”;他认为《英雄无语》的作者项小米“给了我们一个碎片式的英雄,消解了我们仰望和膜拜英雄的姿势与心态,那一连串的质询、拷问和反省的呼唤,使得我们带着平视和敬重的心情去体验英雄的心路历程”;他认为《花腔》的作者李洱“是在告诉我们,历史就是一部‘花腔’,个中的真实味真是难辨难品”。这些判断,渗透着评论者真切的阅读体验,无疑是非常精准的。

读《约会小说》的过程中,也有一些缺憾之感。我感觉像《黄国荣《乡谣》:乡村歌谣》这样融合学理性分析与感性解读的评论作品还是相对较少,更多的时候北乔满足于个人的阅读快感,“如同面对鲜花,我只会诗性地赞美,尽情品味,而不会用公文式的僵硬词语去评价,用手术刀式的眼光去肢解生长的原因和过程”。我希望北乔该陶醉的时候陶醉,该拿起手术刀的时候也不要手软!

□容美霞

《浏阳河上烟花雨》是赵燕飞新近出版的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公开发表的中短篇小说10余部,是其小说创作实力的一次集中展示。

燕飞是一个典型的湘妹子,既有湘女多情之柔,又有辣妹子之辣劲。这种个性气质也浸染到她的文字中,形成了其独有的风格。《浏阳河上烟花雨》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刚柔并济的特征。从柔的方面来说,女性作家往往比男性作家更为细腻、敏感,更加能够体贴人物,往往在作品中倾注了更多的人性关怀。在这部小说集中,燕飞把目光投向了在生活夹缝中挣扎的小人物,充满了对弱者的关注和同情,可谓是柔情满怀。《自由可投》中堂哥的卧蚕眉让人印象颇深,生活的重压和无奈、一个父亲的辛酸和担当都通过卧蚕眉的或舒或展以素描的形式展现在读者眼前;《浏阳河上烟花雨》写的是高房价给年轻人带来的生存压力,年轻情侣为买房苦盼苦熬,却又因病致贫,买房梦终如烟花一样遥不可及;笑生和丁丁这对情侣为了买房苦盼苦熬,好不容易东挪西凑凑齐了首付,丁丁却因得了癌症,买房梦终如烟花一样遥不可及;《羊蝎子》中把啃老现象类比为吃羊蝎子——“一截一截地啃了还不算,只怕还要将里面的骨髓全吸出来才罢休”;《最浪漫的事》中何云和聂飞为了省钱到

糖酒会上买便宜烟酒,却遭遇骗子买了假货,各职能部门互相踢皮球,结果求告无门。

以上作品更多地是从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切入,写小人物的辛酸无奈,也有一些作品更多地从内向外,关注个体的生命感受。《补习》中操心的母亲与叛逆期的儿子,围绕是否参加补习班展开的冲突,既有对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认同,也有对亲情最终弥合代沟的欣慰;《纠结》中秦原和韩珊夫妻二人为买房还是买车纠结,但最终在女儿小乐巧妙的化解下达成共识,家庭的小风波变成了生活的调味剂;《隐情》中朱雯本是婚外恋的受害者,在丈夫出轨后她设法打听到第三者的老公杨林,故意接近并喝醉酒引诱他,以此刻意报复对方。但在深入接触后,杨林和朱雯假戏真做,这段四角恋如何收场不得而知;《灰指甲》中的苏蝶虽有钻石王老五阿泉的热烈追求,却终陷在与权勇这个有妇之夫的纠缠中不能自拔。这段不道德的恋情就像是总也好不了的灰指甲一样顽固生长,割之不断。最终她看清权勇爱的真相,毅然忍痛挥剑斩情丝。这些作品都立足于人物的日常生活,观照他们的忧愁与欢喜、痛苦与快乐。虽然小说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视角,但在叙事姿态上,作者并没有用一种冷冰冰的旁观态度,而是充分投入了自己的情感体验,作者与人物是心

贴着心,情连着情的。生存的艰辛,社会的不公、命运的捉弄,种种生活的不完满,作者仿佛都感同身受,充满了对人物的悲悯和体恤。

燕飞看起来温温柔柔的,让人油然而生一种保护欲,但她的性格其实并不柔弱,而是有着同性少有的独立、坚强和韧劲。这种坚韧顽强的个性品质也被她不知不觉中带入到小说创作中,赋予到她笔下的女性人物身上,形成了小说“刚”的一面。《浏阳河上烟花雨》中的女性形象特别丰富,有穷苦的农村妇女,也有城市的知识女性,有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也有被“第三者”伤害的妻子。这些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特质:善良隐忍、自尊自信、独立好强。

《落帽》中田荷身上浓缩了中国农村妇女的苦难命运,也集中了中国农村妇女隐忍坚强的优良美德;因为没生儿子被丈夫嫌弃,生了儿子后丈夫意外身故,她靠着自己的努力含辛茹苦地拉扯儿女长大,为了家庭的重担把自己的情感需要压制到最低,即使遇到了两情相悦的男人,也因为世俗的白眼至死不敢表白,以至酿成终身遗憾。《奔丧》中围绕肖老头一波三折的丧事暗讽了四个儿子的不孝,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为了照顾瘫痪在床的老父牺牲了自己的终身幸福的肖五妹,人物着墨不多却让人印象深刻。《灰

指甲》中的苏蝶不是世俗眼光中依靠美貌依附男人,靠出卖身体和青春来换取物质利益的第三者形象。她不拜金、不物质也不世俗,她对权勇的情感虽不道德但完全出自真心,与权勇的虚伪和软弱形成对比的是她的自尊自立。《最浪漫的事》中何云本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在糖酒会上被骗后她宁可把酒倒掉也不愿继续骗人以挽回经济损失,倒酒的潇洒姿态令一个凡俗妇人的形象得到升华,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念青唐古拉》中马丽是一个更为特殊的形象。与柔弱无助的“我”相比,马丽是一个生理和心理都男性化的女汉子,让人产生安能辨尔是雌雄的感觉。或许作者希望在她身上寄托男女平等的愿望,但女性与男性因生理差异带来的不平等的命运是雌雄同体的幻想解决不了的。由此不难理解的就是作者为什么对女性身体和生理的疼痛特别敏感——小说中多次写到流产以及由此引发的女性疾病。现实生活中,女性的生理特点带来的弱势地位往往延伸到精神领域,令男女两性无法平等,雌雄同体的想象或许只能是作者对男权社会一次反抗的意愿。

在这部小说集中,这种既刚且柔的特质被作者巧妙地杂糅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景观,正可谓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王晓云

盛开的尘埃玫瑰

我认为,不应把凌寒的小说看为普通的情爱故事,而我更愿意把它看做是社会问题小说。从小说的文本上来看,小说故事本身,也是面临着一个个接一个的社会问题:年老的妇人黄晓宝一天从女儿居住的澳洲回到上海,却没有等到老伴来机场接机,不仅如此,在她诧异地回到家里时,却意外地看到女邻居牛金娣成为了家里的座上宾,而牛金娣还把她视为玻璃人,带走她带回的礼品,享受他们家里的晚餐,还“借”走了他们家的全部积蓄40万元!这是多么深刻、让人着急的家庭矛盾!顿时,读者们也跟着着急起来,纷纷替黄晓宝想办法,黄晓宝自己也想出了一个接一个的招。正在这样的胶着状态下,凌寒却笔锋一转,写到黄晓宝的大儿媳妇梅宁宁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了一个女写手“蓝色妖姬”。“蓝色妖姬”有着美丽的容颜和飘零的身世,她虽然是本地人,但被家里的父母所嫌弃,以至于有家无处回,需要租房子在外面住。“蓝色妖姬”(张蓝)的稿费很少,不得不找几个男人补贴钱聊以混日子……这可是一个清新的故事,无论如何,张蓝还是让人很有想象的空间,她也许会遇到高富帅,也许会有男“粉丝”,也许女文青自有一番别样情……但是凌寒打破了这种幻想,她让梅宁宁给张蓝介绍了一个外地来上海打工、长得怎么样的农民后代尹克明。最初,张蓝是看不上尹克明的,仅仅是外貌,就让她气馁,但是经过他们一再的纠缠,最终,张蓝感觉到了尹克明的一丝温暖,他们结婚了。

这时的小说故事变成了两个。一边是老姬黄晓宝誓死保卫自己的爱情和家庭。她找大儿子、小儿子、女儿、女儿的女儿,目的只有一个,赶走牛金娣,把老头子还给她。但是看着看着,你的同情消失了,这个行将就木的老姬竟然想出了种种阴毒的招,为了保住自己的婚姻,她不惜拆散自己孩子的婚姻。为了将全家移民澳洲,躲避牛金娣,竟然要两个儿子都离婚。她真是堪比张爱玲小说《金锁记》里的七巧,给儿子吸鸦片,制造女儿和女婿间的矛盾。

另外一个故事本来蛮温情。凌寒这样描述“蓝色妖姬”张蓝的爱情:“尹克今天跟张蓝的认识以及交往,是由完全不涉及利益的感情带来的美,且剔除一切俗艳的装饰。他觉得这是他闯荡上海五年来最美好的一天……当张蓝作为一个新娘子陪着她的新郎官给宾客们敬酒时,她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活着的,而她以前周旋于各类男人之间的行为就是行尸走肉。谁说农村没有城市好?她现在融合在他们中间,就像融合在熙熙攘攘的都市人群中。他们没有城里人的冷漠,他们的热情和团结感动着她。她甚至想,可以把家安在这里,自己造个小别墅。远离城市的丑恶,感受着陶渊明般的世外桃源。”看到这里,我们的心里充满感动,觉得一个都市新的爱情类型故事即将诞生。

但是,凌寒的笔锋又急转直下。在婚姻生活的不断磨合中,尹克明,这位从苏北农村好不容易走进上海的青年男子,尽管失业了,但仍自强不息,和朋

友合伙开网店赚了不少钱,他开始嫌弃张蓝,甚至大打出手,当得知张蓝没有生育能力不能给他生孩子时,狰狞暴露到了极点,马上和自己的同事杜雅发生了关系,并最终选择抛弃张蓝走向自己的新生活。

凌寒的用笔老辣、残酷、细腻、优美。她这样写张蓝和尹克明的爱情:“当他看见张蓝时,完全被她迷住了,这就是他最喜欢的类型,弱柳扶风一样的,仿古的打扮虽说是在装嫩,可即使装嫩也装得那么像。他发誓要娶她为妻……我去洗个澡,蓝色妖姬说着,就起身去了浴室,出现在尹克明眼前的裸体背影比正面看起来好看多了,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美得令人炫目。”

而当尹克明情变,凌寒写到:“杜雅在黑暗中摸索着走向沙发,一路上心疼疼地跳着。一个主意在她的脑海里形成了,只要能怀上尹克明的孩子,尹克明就是她的丈夫了。突然她绊了一跤,正好跌倒在尹克明的身上……”

结果,蓝色妖姬委曲求全,希望领养尹克明和杜雅的孩子,但是她不仅遭到了拒绝,还遭到了嘲弄。当晚,杜雅提出三人同居一室,最后的分开没有任何的温情。

同样,老姬黄晓宝的家庭和婚姻也经历了众多的变化,她胁迫丈夫卖掉了房子,企图混进大儿子家住,最后众叛亲离,不得不租房子居住在上海一隅,仍然过着旷日持久的拉锯生活。蓝色妖姬却开出花来,凌寒写到:“蓝色妖姬拉上窗帘,继续写着。第一部小说是因

为爱好,而这一部小说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她必须要让自我的价值体现出来,才不会被看扁,才能重新获得尊重和爱。虽然这样的举止,在她的丈夫尹克明看来:尹克明怀着一颗乱糟糟的心回到住所,看见蓝色妖姬正在电脑前码字,她现在是在越来越用功了,但尹克明知道,是虚荣心使她刻苦用功,而不像别人那样是为了理想。”凌寒这样写,总让我们看到她的理性与残酷,这让我再次想到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姐姐为了挽留自己的婚姻,竟然把妹妹绑架在自己家里,让妹妹给丈夫生一个小孩。有谁能够知道,上海那繁华的霓虹灯影下,爱与恨却有着这样的计算。

凌寒是一个很坚韧的作家,她土生土长在上海,用自己坚韧诚实的笔触,刻画着上海骨子里的细枝末节,关注着上海普通女性那坚韧生活下的爱恨情仇。

在一个大都市生活,有的人常常变得虚伪和贫乏,但凌寒不会,她总是好脾气地把许多事情弄得条分缕析。她就是这样执著而坚韧地写作,写出了上海很多生活问题,很多的女性问题。没有浮华,也没有消沉,主人公变黑色和沉沦。看上海女作家凌寒的小说,也是看到了上海某一种边缘人群的现实生活。生活就是这样,总得过下去。他们记录了这座城市某一些阶段的生活,他们在女作家的笔下,活色生香,有理想也有残忍,但正是他们构成了上海的一部分,构成了美丽中国的一部分。

桃李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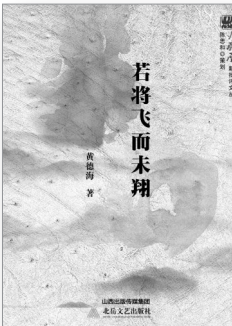
周明全

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高研班学员,其作品《“80后”批评家的枪和玫瑰》近日由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这是一部系统研究“80后”批评家的作品,作者选取了当下最活跃的10位“80后”批评家进行访谈与个案研究,“全面展示了一个代际的文学批评版图”。本书作者周明全也是一位“80后”批评家,同代人的身份、视野,为他对“80后”批评家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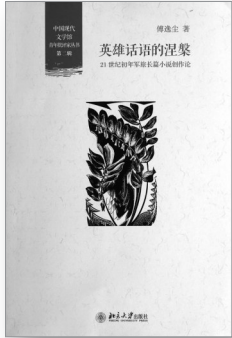
黄德海

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高研班学员,其文学评论集《若将飞而未翔》近日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这本文学评论集包含作品论和作家论。文章在细致阅读现当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从切身的阅读感受出发,回应具体的文学现象,得出具体的结论,尝试寻找作品中隐而未彰的秘密,表达作者的“发现的惊喜”。



傅逸尘

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高研班学员,其作品《英雄话语的涅槃——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创作论》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一部系统研究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整体发展脉络的专著,对“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创作的现象与概念、来路与走向、创新与症结进行了前瞻性、学理性和个性化的命名与阐释;作者将“伦理批评”引入军旅文学研究领域,以叙事学和伦理学视角审视并透析“21世纪初年军旅长篇小说”的写作伦理特征与文化精神诉求,有效拓展了军旅文学理论批评的学术平台和言说空间。



叶君

为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六届高研班学员,其作品《萧红与生命中的他们》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萧红传记研究的最新成果,从学理层面対萧红的一生进行了详细梳理。通过大量史料,分别论述了萧红与其祖父、其父亲、萧军、鲁迅、端木蕻良、骆宾基等生命中重要男性的关系;并且对萧红逝后的多种重要传记作品进行了评述,观点客观、公允。本书不回避女作家萧红的私人生活,而是以庄严的态度去澄清讹误、解开谜案。

